

人生最后总是
以眼泪收场的。

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

青年的爱

宁夏人民出版社

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

青 年 的 爱

宁夏人民出版社

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
青 年 的 爱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银川市解放西街 105 号)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6.875 字数 114 千 插页:2
印数:1—20,000 册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7—00987—4/I·225

定价:4.65 元

编者的话

自从全国解放以来，张资平的性爱小说销声匿迹已有 40 余年了，以至于现在许多读者连张资平是何许人都弄不清楚。

张资平（1893——1947），广东梅县人。1911 年进入日本东京帝大地质学系学习，其时开始文学创作，系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发起人之一，后期又脱离了该社团。他回国后曾一度应聘为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卸任后以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为业。

张资平的作品多以男女青年性爱为题材，故而曾被斥之为专写“三角恋爱”的作家，这也就是其作品长期不得翻身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继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等种种热潮之后，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到张资平了。

他的性爱小说突破了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单一色调，尖锐、大胆地直面现实人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艺术写照。他写军阀、妓女、嫖客、大亨、旧知识分子和众多的底层劳动者。确实，他是创造社中写实味最浓的一位。

我们出版张资平的性爱小说系列，目的在于使广大读者全面、准确地评价张资平及其作品。

1993 年 4 月

林海泉在曾炳垣教授的家中寄住一个多月以后，才知道每天像亲姊妹那样照拂他的，——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十分关心的，——东洋太太，是他的父执同时是受业师曾教授的第三夫人。

这是个姓唐名耀星的同级生在今早上才告诉他的知道的。

“原来如此。怪不得她还是那样年轻。原来是人家的姨太太。”

林海泉坐在黄包车上，觉得自己今天在精神上起了一个绝大的变化，至于怎样的变化，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能具体地把它表示出来。他只觉得自己唐耀星告诉了他这个秘密以后，他感着一种失望，同时又像发现了一个奇迹。

“她今年到底有多少岁数了？不出三十吧。……恐怕超过了三十呢。不过，她是擅长化妆，修饰得像一个时髦的女学生一样。但是和她正面相对时，便可以发现她的颜面上的中年的特征，——虽然很微小，但是不能否定的。……”

曾教授是位经济学专家，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毕业回来后，又在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住了两年余，于前年冬才回来上海。他自发表了两三种巨部的著译后，便一跃而为出版界的新闻人物了。现在是××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某机关的参事，兼某银行的顾问。在党国要人眼中，固然值不得什么，但是在尚留在特种的动物园——中国的高等学府——中，如像林海泉一般的青年眼中，确是一位，令人羡慕不已的人物了。

当海泉才从南方走到上海来时，最先就拜访了这位父执曾炳垣。因为曾教授从前在南方的中学校教课时，和海泉的父亲同事，——海泉的父亲当校长，他当英文教员。

在未见曾教授以前，海泉以为他也一定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年老。但是见面之后，完全和他的想像相反，曾教授还只是四十未满的中年人，态度也和他的面貌一样，十分地温厚而和蔼，给了海泉一个很好的印象。不过脸色苍白了一点，在眼眶周围也有一套黑紫色的晕轮，这大概就是表示他的风尘劳碌和俗欲过多的象征吧。

海泉初到上海来，人地生疏，关于住居的问题，也遵了父亲的命令，提了出来请问这位父执。

“住居宿舍也可以。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住在这里吧。我这里的三楼的过街楼的房子和亭子间都是空着的。”

“亭子间冷了点。还是过街楼好。”

当时只是默默地坐在一边听着丈夫和这位新来访的青年谈话的曾夫人，此刻忽然插嘴说了一句。她说了后，微笑着望了望海泉，随后又向她的丈夫吉珂吉珂地说了一阵的东洋话。

海泉早就知道曾教授的太太是一位东洋女人，但他真预想不到这位东洋太太的中国话说得那样清楚。

他还没有考进大学就先搬进曾教授的家中来了。

“有什么不方便的事，直接吩咐我好了。这家里的老妈子又懒又不听话。恐怕你叫她不应。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好了。”

初搬进来，还在房里整理行李时，曾夫人——由曾教授的介绍，她名字叫鹤子，——笑吟吟地走进来帮他把小铁床上的被褥叠好了。“对不住，对不住，曾伯母，真对不住。”

海泉看见鹤子夫人那样地殷勤为他清理被包，只是红着脸向她连说“对不住。”

“不要紧，林先生。你觉得奇怪么？在我们日本，这是很寻常的事哟。日本女子不会当少奶奶，只会当下女的。——贱骨头。”

她虽然笑着很安静地说，但双颊上也不免微泛了点桃红。

“曾伯母，谢谢你，我自己来好了。”

他一面说，一面又偷看了一下她的侧脸，——他真不敢正视她，因为她有一种重压，说不出理由来的重压，抑制着他。初次看见她时，就觉得她是一位可爱的女性，虽不算顶美，但富于一种魅力。至于肌色，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美丽的色泽，除非是淡红色的秋海棠的叶片。

“谁的相片？这样体面的小姐。”

海泉正在痴想，忽然听见鹤子夫人这样问他。因为她从他的被包里翻出了一张六寸半身的女性的相片。

“啊，一个亲戚的。……”

海泉不禁脸热起来。他一边说，一边本能地伸手过来抢那张相片。

“让我看下有什么要紧呢，林先生！一定有什么古怪！哈，哈，哈！”

她也紧紧地捧着那张相片不放手，一反身，躲向那头窗口边去了。他的手掌真的只是一瞬间，触着了她的掌背。他感着一种微微的温软和战栗。

“怎样的亲戚，林先生？”

她再笑着问。

“eh……”

他一时不知要怎样地回答才好。

“一定有什么古怪！……”

她再笑着说。

其实一点古怪也没有的。海泉在这时候的确没

有适当的名词来表示这位亲戚了。因为相片里的女性，是他的姊夫的妹妹，说是表妹，不妥当吧。

“你的未婚妻？”

“不是的。我的姊夫的妹妹。……”

“那不是恰恰好？互相交换！”

海泉想，日本的女性到底和中国的不同，那样大方，那样的活泼，不像中国女子有许多的装腔作调。

他房里的东西大体收拾好了。她忽然态度正经地向着他鞠了一鞠躬。

“林先生，搅扰你了。”

她说了后，便走下二楼去了。

二

海泉坐在黄包车上，再想着今天唐耀星告诉他的话来了。

“你住在曾教授公馆里，要小心一点。不要给那个东洋婆子勾搭上了。……”

“瞎说！”

他脸红起来了。

“东洋女子是顶贱的！”

“那是你的偏见。”

的确，海泉自认识了这位东洋师奶后，觉得从

前所听见的毁灭东洋女人的话，都不可靠了。因为那个鹤子夫人的态度活泼而不轻佻，虽然喜欢说笑，但也雅而不俗，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只是像叔母或姊姊那样恳挚地招拂，并没有半点轻薄的举动。她确是有相当教养的女性。

“真是好机会。曾教授回香港去了，——看他的第二个太太去了。要两个礼拜才得回来吧。老林，真是个好机会啊！”

“你真是胡说八道！”

海泉还是继续着想，莫非老唐真有本领看出了自己的内心么？自己尽可以发誓，对于鹤子夫人并没有怀半点越常规的期望。不过近来自己的脑海中，时常有鹤子夫人的影儿在出没，这确是实在的事实。至于她的倩影何以会闯进他的神经中枢里来，他也莫名其妙。并且她的影儿的出没是日见日的频繁，影儿的色彩也日见日的浓厚。

“近几天来自己不是很想早点放学回去么？目的明明是想看见她。……”

想到这点，他又有点自愧起来了。

“莫非这就是所谓恋爱么？”

他坐在车子上痴想了半天，才觉得周围的氛围有点冷了。上半天还是好好的晒着热烈的太阳。吃过了中饭，天空便密密地布满了深灰色的乱云了。初冬的寒风，一阵阵地席卷着马路上的尘砂，从侧面向他打来。他的身上便起了一阵微颤，同时感着脸

上是粗涩涩的，他从裤袋里抽出手来，摸了摸双颊。

曾教授的公馆是在F桥的北首，那座九层楼洋房公寓的正后面。车子在曾公馆的门首停住了。海泉才付过车钱，正要按电铃，鹤子夫人已经从里面出来，把外层的铁扉打开了。

“林先生，冷么？”

“想不到天气变得这样快，曾伯母。”

“啊呀又叫我伯母了。我真不愿意就这样老。”

她笑着说了后，跟了他走进来。才踏进客堂，就感着一阵暖气，原来堂屋里的火炉上了煤，烧起来了。

“今天来不及了。明天要替你房里装一个火炉才好。”

她叫他坐下来后，这样说。

“不要火炉。我房里不要火炉。我不怕冷。”

“林先生，我听见你的老师说过，上海比你们南方气候冷得多，不烧火炉，不能过冬。”

海泉也觉得上海的天气比南国的冷得多，照阴历算起来，还只是十月中旬，但像南边十二月的气候一样了。

“装火炉固然是所希望的。不过恐怕要多花钱。火炉的钱是有限的吧。不过要烧煤，过一个冬，确是不容易的负担。自己家里人多，开支大了，父亲的收入，每年仅仅够开销。幸得由姊夫津贴一点。不然，怎么能够到上海来进大学呢。”

他正在痴想，忽然又听见鹤子夫人在叫他。

“林先生，你有几封信呢。尽顾着和你说话，把你的信忘记了。”

她说着立起身来，走到窗口下的书桌旁边，打开抽屉，取了三封信出来，交给海泉。

他接过来一看，一封是老父亲寄来的家信，一封是姊姊寄来的，一封是姊夫的妹妹刘佩珠寄来的。父亲的信最平凡，只是说，年假如果可能，务必回来乡里，看看家人，第一因为老祖母十分希望他回去和大家欢欢喜喜过一个新年。其次姊姊的信却有几分使他惊异，因为这封信不是像前一次是从广州寄来的，而是从香港寄来的。

“他们的家搬到香港去了么？”

他一边想，一边拆开姊姊的信来读。他才知道姊夫的差事于前两个星期交卸了。海泉的姊夫刘伟英，由他的旧日的同学的援引，和用了一点贿赂，在广州××税局做局长做了一年余。当海泉尚在广州时，就听见人说过，这个××税局是相当的好缺，不能够长久占据的。现在看来，他们的预评，算已实现了。姊姊的信里又说，姊夫不想在南方再混了，或许过了年也要到南京来找职位。那么到那时，会住在上海也说不定，可以常常见面。看了姊姊的信后，才慢慢地拆开刘佩珠的信来看。他才知道姊夫是以侵吞公款的嫌疑而被撤差的。她的信里的内容是这样写着的：

“海泉先生，——你几次来信都不允许我对你作如是称呼，但我还是这样地称呼你了。你所要求于我的，我虽然愿意，不过在月前，我不单无勇气——这并非我忘记了前约，——向你开口，并且欲落笔写也觉得非常难为情。希望你不要像在广州时那样地多心而时常向我发挥你所得意的恋爱独占论。我们的交情只求彼此真心，不需要那些形式的表示吧。

你在上海会见了珍妮没有？她是个公式主义者，而且有十足的资产者的生活和态度。在他面前，希望勿提及关于我俩的事。因为她一定反对我们的结合的。至于理由，不单是因为他对于恋爱自由是极端的反对者，同时对于我们——尤其是对你，在物质生活上，她是异常神经过敏的，怀着一种区视。总之，恋爱是至上的，超越一切的。不过，有时是无可如何，要受环境的支配，尤其是受经济的支配。当然，我并不是主张经济将支配我们的恋爱。我只希望海泉注意这一点，而更加发奋努力，打破我们的恋爱不自由的环境而已。

假如我们不能打开这条自由的垣道，足以促我们的恋爱进展的自由的垣道，那么，我们纵匆匆地结合起来，但到将来，在生活上，仍然是异常局促，异常痛苦的吧。

我的姊姊那边，无论如何，你每个月总要去一趟，敷衍敷衍。纵令你不喜欢他们的为人，不愿意

看他们的生活，但是在人类社会里，若求一个合于本身的理想之事情及人物，那是不可能的吧。因为我知道你的孤高的、愤世嫉俗的脾气，才敢对你尽这一个忠告。你如诚恳地多和他们接近，那么一定可以感动他们的。然则，也可以减少我们将来的结合的反抗力。平心说来，珍姊只是有些骄傲病。至于心地还是和我妈妈一样，极纯厚的。她的脾气和态度，不幸的是和我的爸爸相似了。

哥哥的××局长被撤了，幸得没有查办。这完全是靠黄师长的力量。我从前对你说的话，还是应验了。哥哥是一个小贪官污吏。他已经有了不少的钱，乐得下台了。听说他明春就要到南京去找×××长。恨我一时不能毕业，不然我也跟着他们到上海来升学。——我或许将丢掉这广州的无聊的女师，立即到上海来和你商量就学的问题。

现在他们搬到香港去住了。你的姊姊，每天骂广州的当局。她说得很可笑。她说，哥哥之侵吞公款是当局所指示的。不然，他哪敢这样地大胆。一旦给人家告发了，便把责任推到哥哥身上来了。我以为总算幸运了。贪官污吏要做到什么时候才有止期呢！

话多了，以后再写吧。再会。让我说，我是你的佩珠，谨上。十一月十日。”

三

刘佩珠的姊姊佩珍是在上海鼎鼎大名的买办阶级任启明的第二个媳妇。她的丈夫任锦华，是中国现代最时髦的人才，——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科硕士，现在财政部里当一等参议，每月只到京领干薪一次，其余的日子都是在上海逍遥。花他的时光最多的还是跳舞场。其次便是搓麻雀了。当海泉由广州动身来上海的时候，他的姊姊告诉了他，刘家的佩珍姊是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H坊的四十五号。叫他带了一些南方的食品和茶叶到上海来做拜访任家夫妻时的礼物。

“在上海什么东西买不出来？叫他带着这些无聊的东西去，不讨厌么？”

还是姊夫刘伟英通人情，把海泉想说的话先说出来了。

“上海买的是上海买的。我们的是我们的。你知道什么！物轻人意重。”

姊姊微笑着叱她的丈夫。姊夫便笑着走开了。海泉当下便想，中国该完了。因为中国的民族，——尤其是男性的同胞，都太不长进，太无志气了。平日磨拳擦掌谈革命，谈得满脸通红，额筋暴起的大小革命英雄，一走到女性面前，便要跪下去软化了，

丢掉了从前的主张，丧失了从前的意气。

海泉到上海来后，十分不愿意去拜访那些在物质的享受上显出有阶级之别的人们。他知道某洋行是任家的通信处，于是把姊姊叫他带来的食物，只附了一张名片，交给那家洋行转交去了。自己只托词，把学校的事弄清楚了后，便来拜候他们。

大概是姊夫和佩珠都有了信给佩珍。海泉间接由曾先生那里听见霞飞路H坊的任家夫妇，很希望他到他们家里去玩。于是他觉得自己太神经过敏，也太傲慢了，有点对不住任家的人。同时又接到了姊姊的来信，责备他何以久久不去拜访那家的亲戚，未免太无礼貌了。

无可奈何，他在一天的礼拜日上午，决意到任家去走一趟了。他听见人说过，在上海拜访朋友，最好是在上午十点十一点的时候。因为他们在下半天和晚上多是不在家。

他在H坊的四十五号门首，按了一下电铃，不一刻便有一个像大司务又像包车夫的中年男子，操着北方口音，打开铁栅门来，问他是哪一位。海泉给了他一张名片，并且说明了是由广州来的亲戚，那个男人便很客气地招呼他进里面的客堂里来。

“先生来早了。”

那个杂役笑着端上了一盅热茶给他。

“还早么？响过了十点吧。”

“刚响过了。少爷还没起身呢。……”